



列傳第三十四 文學下 遼史一百四

開府尚書 程國錄 國書中書丞相監修 國史領經筵事 都總裁 臣於脫奉

勅修

王鼎字虛中涿州人幼好學居太寧山數年博通經史時
馬唐俊有文名燕薊間適上巳與同志被禊水濱酌酒賦
詩鼎偶造席唐俊見鼎樸野置下坐欲以詩困之先出所
作索賦鼎援筆立成唐俊驚其敏妙因與定交清寧五年
擢進士第調易州觀察判官改涿水縣令累遷翰林學士
當代典章多出其手上書言治道十事帝以鼎達政體事
多咨訪鼎正直不阿人有過必面詆之壽隆初陞觀書殿

學士一日宴主第醉與客忤怒上不知已坐是下吏狀聞
上大怒杖黥奪官流鎮州石數歲有赦鼎獨不免會守臣
召鼎為賀表因以詩貽使者有誰知天雨露獨不到孤寒
之句上聞而憐之即召還復其職乾統六年鼎宰縣時憇
于庭俄有暴風舉卧榻空中鼎無懼色但覺枕榻俱高乃
曰吾中朝端士邪無干正可徐置之須臾榻復故處風遂
止

耶律昭字述寧博學善屬文統和中坐兄國留事流西北
部會蕭撻凜為西北路招討使愛之奏免其役禮致門下
欲召用以疾辭撻凜問曰今軍旅甫罷三邊宴然惟阻下

伺隙而動討之則路遠難至縱之則邊民被掠增戍兵則
餽餉不給欲苟一時之安不能終保無變計將安出昭以
書答曰竊聞治得其要則仇敵為一家失其術則部曲為
行路夫西北諸部每當農時一夫為偵候一夫治公田二
夫給糶官之役大率四丁無一室處芻牧之事仰給妻孥
一遭寇掠貧窮立至春夏賑恤吏多雜以糠粃重以培克
不過數月又復告困且畜牧者富國之本有司防其隱沒
聚之一所不得各就水草便地兼以逋亡戍卒隨時補調
不習風土故日瘠月損馴至耗竭為今之計莫若振窮薄
賦給以牛種使遂耕獲置游兵以防盜掠頒俘獲以助伏

通傳三
臘散畜牧以就便地期以數年富彊可望然後練簡精兵以備行伍何守之不固何動而不克哉然必去其難制者則餘種自畏若捨大而謀小避強而攻弱非徒虛費財力亦不足以威服其心此二者利害之機不可不察昭聞古之名將安邊立功在德不在衆故謝玄以八千破苻堅百萬休哥以五隊敗曹彬十萬良由恩結士心得其死力也閣下膺非常之遇專方面之寄宜遠師古人以就勲業上觀乾象下盡人謀察地形之險易料敵勢之虛實慮無遺策利施後世矣捷凜然之開秦中獵于後里堵山爲羶羊所觸卒

劉勰好學善屬文疏簡有遠略大康五年第進士大安本爲太子洗馬上書言西邊諸蕃爲患士卒遠戍中國之民疲于飛輓非長久之策爲今之務莫若城于鹽澤實以漢戶使耕田聚糧以爲西北之費言雖不行識者韙之壽隆二年復上書曰宋歐陽脩編五代史附我朝於四夷妄加貶訾且宋人賴我朝寬大許通和好得盡兄弟之禮今反令臣下妄意作史恬不經意臣請以趙氏初起事蹟詳附國史上嘉其言遷禮部郎中詔以賢良對策輝言多中時病擢史館脩撰卒

耶律孟簡字復易于越屋質之五世孫父劉家奴官至節

度使孟簡性穎悟六歲父晨出獵俾賦曉天星月詩孳孳
應聲而成父大奇之既長善屬文大康初樞密使耶律乙
辛以姦愴竊柄出爲中京留守孟簡與耶律庶箴表賀未
幾乙辛復舊職銜之謫巡磁窯關時雖以讒見逐不形辭
色遇林泉勝地終日忘歸明年流保州及聞皇太子被害
不勝哀痛以詩傷之作放懷詩二十首自序云禽獸有哀
樂之聲螻蟻有動靜之形在物猶然況於人乎然賢達哀
樂不在窮通禍福之間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是以顏淵
簞瓢自得此知命而樂者也予雖流放以道自安又何疑
耶大康中始得歸鄉里詣闕上表曰本朝之興幾二百年

宜有國史以垂後世乃編耶律曷魯屋質休哥二人行事
以進上命置局編修孟簡謂餘官曰史筆天下之大信一
言當否百世從之苟無明識好惡徇情則禍不測故左氏
司馬遷班固范曄俱罹殃禍可不慎歟乾統中遷六院部
太保處事不拘文法時多笑其迂孟簡聞之曰上古之時
無簿書法令而天下治蓋簿書法令適足以滋姦倖非聖
人致治之本改高州觀察使修學校招生徒遷昭德軍節
度使以中京饑詔與學士劉嗣昌減價糶粟事未畢卒
耶律谷欲字休堅六院部人父阿古只官至節度使谷欲
冲澹有禮法工文章統和中爲本部太保開泰中稍遷場

母城節度使鞠霸州疑獄稱實授啓聖軍節度使太平中
復爲本部太保謝病歸俄擢南院大王歎風俗日頽請老
不許興宗命爲詩友數問治要多所匡建奉詔與林牙耶
律庶成蕭韓家奴編遼國上世事跡及諸帝實錄未成而
卒年九十

論曰孔子言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雖多亦奚以爲王
鼎忠直達政劉輝侍青宮建言國計昭陳邊防利害皆洞
達闇敏孟簡疾乙辛姦邪黜而不怨孰謂文學之士無益
於治哉

列傳第三十四

列傳能吏第二十五

遼史一百五

開府儀同三司在國錄軍國重事中書左丞相兼國史領經筵事 都總裁臣 脫脫奉

勅修

漢以璽書賜二千石唐疏刺史縣令于屏以示獎率故二
史有循吏良吏之傳遼自太祖創業太宗撫有燕薊任賢
使能之道亦略備矣然惟朝廷參置國官吏州縣者多遵
唐制歷世既久選舉益嚴時又分遣重臣巡行境內察賢
否而進退之是以治民理財決獄弭盜各有其人考其德
政雖未足以與諸循良之列抑亦可謂能吏矣作能吏傳
大公鼎渤海人先世籍遼陽率賓縣統和間徙遼東豪右

以實中京因家于大定曾祖忠禮賓使父信興中主簿公
鼎幼壯愿長而好學咸雍十年登進士第調瀋州觀察判
官時遼東雨水傷稼北樞密院大發瀕河丁壯以完隄防
有司承令峻急公鼎獨曰邊障甫寧大興役事非利國便
農之道乃疏奏其事朝廷從之罷役水亦不為災瀕河千
里人莫不悅改良鄉令省徭役務農桑建孔子廟學部民
服化累遷興國軍節度副使時有隸鷹坊者以羅畢為名
擾害田里歲久民不堪公鼎言于上即命禁戢會公鼎造
朝大臣諭上嘉納之意公鼎曰一郡獲安誠為大幸他郡
如此者衆願均其賜于天下從之徙長春州錢帛都提點

車駕如春水貴主例為暇貸公鼎曰豈可輟官用徇人情
拒之頗聞怨詈語曰此吾職不敢廢也俄拜大理卿多所
平反天祚即位歷長寧軍節度使南京副留守改東京戶
部使時盜殺留守蕭保先始利其財因而倡亂民亦互生
猜忌家自為鬪公鼎單騎行郡陳以禍福衆皆投兵而拜
曰是不欺我敢弗聽命安輯如故拜中京留守賜貞亮功
臣乘傳赴官時盜賊充斥有遇公鼎于路者即叩馬乞自
新公鼎給以符約俾還業聞者接踵而至不旬日境內清
肅天祚聞之加賜保節功臣時人心反側公鼎慮生變請
布恩惠以安之為之肆赦公鼎累表乞歸不許會奴賊張

撤八率無賴甯聚公鼎欲擊而勢有不能嘆曰吾欲謝事
久矣爲世故所牽不幸至此豈命也夫因憂憤成疾保大
元年卒年七十九子昌齡左承制昌嗣洺州刺史昌朝鎮
寧軍節度

蕭文字國華外戚之賢者也父直善安州防禦使文篤志
力學喜愠不形大康初掌秦越國王中丞司事以才幹稱
尋知北面帖黃王邦彥子爭廕數歲不能定有司以聞上
命文誥之立決車駕將還宮承認閱習儀衛雖執事林林
指顧如一遷同知奉國軍節度使歷國舅都監壽隆末知
易州兼西南面安撫使高陽土沃民富吏其邑者每黷干

貨民甚苦之文始至悉去舊弊務農桑崇禮教民皆化之
時大旱百姓憂甚文禱之輒雨屬縣又蝗議捕除之文曰
蝗天災捕之何益但反躬自責蝗盡飛去遺者亦不食苗
散在草莽爲烏鵲所食曾雖雨不止文復隨禱而霽是歲
大熟朝廷以文可大用遷唐古部節度使高陽勒石頌之
後不知所終

馬人望字儼叔高祖胤卿爲石晉青州刺史太祖兵至堅
守不降城破被執太祖義而釋之徙其族于鑿巫閭山因
家焉曾祖廷煦南京留守祖淵中京副留守父詮中京文
思使人望穎悟幼孤長以才學稱咸雍中第進士爲松山

縣令歲運澤州官炭獨役松山人望請于中京留守蕭吐
渾均役他邑吐渾怒下吏繫幾百日復引詰之人望不屈
蕭喜曰君爲民如此後必大用以事聞于朝悉從所請徙
知涿州新城縣縣與宋接境驛道所從出人望治不擾更
民畏愛近臣有聘宋還者帝問以外事多薦之擢中京度
支司鹽鐵判官轉南京三司度支判官公私兼裕遷警巡
使京城獄訟填委人望處決無一寃者會檢括戶口未兩
旬而畢同知留守蕭保先怪而問之人望曰民產若括之
無遺他日必長厚歛之弊大率十得六七足矣保先謝曰
公慮遠吾不及也先是樞密使乙辛竊弄威柄卒害太子

及天祚嗣位將報父仇選人望與蕭報恩究其事人均平
心以處所活甚衆改上京副留守會劇賊趙鍾哥犯闕去
宮女御物人望率衆捕之右臂中矢炷以艾力疾馳逐賊
棄所掠而遁人望令關津譏察行旅悉獲其盜尋擢樞密
都承旨宰相耶律儼惡人望與已異遷南京諸宮提轄制
置歲中爲保靜軍節度使有二吏兇暴民畏如虎人望假
以辭色陰令發其事黥配之是歲諸處飢乏惟人望所治
粒食不闕路不鳴桴遙授彰義軍節度使遷中京度支使
始至府廩皆空視事半歲積粟十五萬斛錢二十萬緡徒
左散騎常侍累遷樞密直學士未幾拜參知政事判南京

三司使事時錢粟出納之弊惟燕爲甚人望以縑帛爲通
曆凡庫物出入皆使別籍名曰臨庫姦人黠吏莫得軒輊
乃以年老揚言道路朝論不察改南院宣徽使以示優老
踰年天祚手書宣馬宣徽四字詔之既至諭曰以卿爲老
誤聽也遂拜南院樞密使人不敢干以私用人必公議所
當與者如曹勇義虞仲文嘗爲姦人所擠人望推薦皆爲
名臣當時民所甚患者驛遞馬牛旗鼓鄉正廳隸倉司之
役至破產不能給人望使民出錢官自募役時以爲便久
之請老以守司徒兼侍中致仕卒謚曰文獻人望有操守
喜怒不形未嘗附麗求進初除執政家人賀之人望愀然

曰得勿喜失勿憂抗之甚高擠之必酷其畏慎如此

耶律鐸魯幹字乙辛隱季父房之後廉約重義重熙末給
事誥院咸雍中累遷同知南京留守事被召以部民懇留
乃賜詔褒獎大康初改西南面招討使爲北面林牙遷左
夷離畢大安五年拜南府宰相壽隆初致仕卒鐸魯幹所
至有聲吏民畏愛及退居鄉里子普古爲烏古部節度使
遣人來迎既至見積委甚富謂普古曰辭親入仕當以裕
國安民爲事枉道欺君以苟化貝利非吾志也命駕而歸普
古後爲盜所殺

楊遵勗字益誠涿州范陽人重熙十九年登進士第調儒

州軍事判官累遷樞密院副承旨咸雍三年爲宋國賀正使還遷都承旨天下之事叢于樞府簿書填委導勛一目五行俱下剖決如流勛奏詳敏上嘉之奉詔徵戶部通錢得四十餘萬緡拜樞密直學士改樞密副使大康初參知政事徙知樞密院事兼門下侍郎平章事拜南府宰相耶律乙辛誣皇太子詔導勛與燕哥案其事導勛不敢正言時議短之尋拜北府宰相大安中暴卒年五十六贈守司空謚康懿子晦終昭文館直學士

王崇涿州新城人博古善屬文重熙十五年擢進士鄉貢禮部廷試對皆第一累遷上京鹽鐵使或誣以賄無狀釋之遷東京戶部使太康二年遼東饑民多死請賑恤從之三年入爲樞密副使拜南府宰相大安末卒崇練達朝政臨事不怠在政府修明法度有聲

論曰孟子謂民爲貴社稷次之司牧者當如何以盡心公鼎奏罷完隄役以息民拒公主假貸以守法單騎行郡化盜爲良庶幾召杜之美文知易州雨暘應禱蝗不爲災人望爲民不避囚繫判度支公私兼裕亦卓乎未易及已鐸魯幹吏畏良愛楊遵勛決事如流真能吏哉

列傳第三十五

卓行傳第三十六

遼史一百六

開府儀同三司 遼國錄事 中書右丞相 監修國史 領經筵事 都總裁 臣 脫脫

勅修

遼之共國任事耶律蕭二族而已二族之中有退然自足不滯於富貴不詘於聲利可以振頽風激薄俗亦足嘉尚者得三人焉作卓行傳

蕭札刺字虛輦北府宰相排押之弟性介特不事生業保寧間以戚屬進累遷寧遠軍節度使秩滿里居澹泊自適統和末召為南京馬步軍都指揮使以疾求退不聽遷夷離畢又以疾辭許之遂入頡山杜門不出上嘉其志不復

徵札刺自是家于頡山親友或過之終日言不及世務凡
宴游相邀亦不拒一歲山居過半與世俗不偶耶律資忠
重之目曰頡山老人卒

耶律官奴字奚隱林牙幹魯之孫沉厚多學詳於本朝世
系嗜酒好佚初徵爲宿直將軍重熙九年以疾去官上以
官奴屬尊欲成其志乃許自擇一路節度使官奴辭曰臣
愚鈍不任官使加歸義軍節度使輒請致政官奴與歐里
部人蕭哇友善哇謂官奴曰仕不能致主澤民成大功烈
何屑屑爲也吾與若居林下以枕簟自隨觴詠自樂雖不
官無慊焉官奴然之時稱二逸乾統間官奴卒

蕭蒲离不字梭懶魏國王惠之四世孫父母蚤喪鞠于祖
父兀古匿性孝悌年十三兀古匿卒自以早失怙恃復遭
祖喪哀毀踰禮族里嘉歎嘗謂人曰我於親不得終養今
誰爲訓者苟不自勉何以報鞠育恩自是力學於文藝無
不精乾統間以兀古匿之故召之不應常與親識游獵山
水奉養無長物僕隸欣欣如也或曰公胡不念以嗣先
功名答言曰自度不足以繼先業年踰強仕安能益主庇民
累徵皆以疾辭晚年謝絕人事卜居抹古山屏遠葦茹潛
心佛書延有道者談論彌日人問所得何如但曰有深樂
唯覺六鑿不相攘餘無知者一日易服無疾而逝

論曰隱固未易為也而亦未可輕以與人若札刺謝職不
談時務官奴兩辭節鎮浦離不召而不赴雖未足謂之隱
然在當時能知內外之分甘於肥遯不猶愈於求富貴利
達而為妻妾羞者哉故稱卓行可也

列女傳第三十六

列女傳第三十七

遼史一百七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事省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嚴承

勅修

男女居室人之大倫與其得烈女不若得賢女天下而有
烈女之名非幸也詩讚衛共姜春秋褒宋伯姬蓋不得已
所以重人倫之變也遼據北方風化視中土為踈終遼之
世得賢女二烈女三以見人心之天理有不與世道存亡
者

邢簡妻陳氏營州人父陞五代時累官司徒陳氏甫笄涉
通經義凡覽詩賦輒能誦尤好吟詠時以女秀才名之年

二十歸於簡孝舅姑閨門和睦親黨推重有六子陳氏親教以經後二子抱朴抱質皆以賢位宰相統和十二年卒睿智皇后聞之嗟悼贈魯國夫人刻石以表其行及遷柩遣使以祭論者謂貞靜柔順婦道母儀始終無慊云

耶律氏太師適魯之妹小字常哥幼爽秀有成人風及長操行脩潔自誓不嫁能詩文不苟作讀通曆見前人得失歷能品藻咸雍間作文以述時政其略曰君以民爲體民以君爲心人主當任忠賢人臣當去比周則政化平陰陽順欲懷遠則崇恩尚德欲強國則輕徭薄賦四端五典爲治教之本六府三事寔生民之命淫侈可以爲戒勤儉可

以爲師錯枉則人不敢詐顯忠則人不敢欺勿泥空門崇飾土木勿事邊鄙妄廢金帛滿當思溢安必慮危刑罰當罪則民勸善不寶遠物則賢者至建萬世磐石之業制諸部強橫之心欲率下則先正身欲治遠則始朝廷上稱善時樞密使耶律乙辛愛其才屢求詩常哥遺以回文乙辛知其諷已銜之太康三年皇太子坐事乙辛誣以罪按無跡獲免會兄適魯謫鎮州常哥與俱嘗布衣蔬食人問曰何自苦如此對曰自皇儲無罪遭廢我輩豈可美食安寢及太子被害不勝哀痛年七十卒于家

耶律奴妻蕭氏小字意辛國舅駙馬都尉陶蘇幹之女母

胡獨公主意辛美姿容年二十始適奴事親睦族以孝謹
聞嘗與姊姒會爭言厭魅以取夫寵意辛曰厭魅不若禮
法衆問其故意辛曰脩己以察奉長以敬事夫以柔撫下
以寬母使君子見其輕易此之爲禮法自然取重於夫以
厭魅獲寵獨不愧於心乎聞者大慙初奴與樞密使乙辛
有隙及皇太子廢被誣奪爵没入興聖宮流烏古部上以
意辛公主之女欲使絕昏意辛辭曰陛下以妾葭莩之親
使免流竄實天地之恩然夫婦之義生死以之妾自笄年
從奴一日臨難頓爾乖離背綱常之道於禽獸何異幸陛
下哀憐與奴俱行妾即死無恨帝感其言從之意辛久在
貶所親執役事雖勞無難色事夫禮敬有加于舊妻隆中
上書乞子孫爲著帳郎君帝嘉其節召舉家還子國隱乾
統間始仕保大中意辛在臨漢謂諸子曰吾度盧彥倫必
叛汝輩速避我當死之賊至遇害

耶律朮者妻蕭氏小字訛里本國舅字董之女性端嚴有
容色自幼與他女異年十八歸朮者謹裕貞婉姊姒推尊
之及居朮者喪極哀毀旣葬謂所親曰夫婦之道如陰陽
表裏無陽則陰不能立無表則裏無所附妾今不幸失所
天且生必有死理之自然朮者早歲登朝有才不壽天禍
妾身罹此酷罰復何依恃儻死者可見則從不可見則當

與俱侍婢慰勉竟無回意自刃而卒

耶律中妻蕭氏小字接蘭韓國王惠之四世孫聰慧謹愿年二十歸於中事夫敬順親戚咸譽其德中嘗謂曰汝可粗知書以前貞淑爲鑑遂發心誦習多涉古今天慶中爲賊所執潛置刃於履誓曰人欲汙我者即死之至夜賊遁而免久之帝召中爲五院都監中謂妻曰吾本無宦情今不能免我當以死報國汝能從我乎接蘭對曰謹奉教及金兵徇地嶺西盡徙其民中守節死接蘭悲戚不形於外人怪之俄躍馬突出至中死所自殺

論曰陳氏以經教二子並爲賢相耶律氏自潔不嫁居閨閨之內而不忘忠其君非賢而能之乎二蕭氏之節雖烈丈夫有不能者矣

列傳第三十七

方技傳第三十八

遼史一百八

勅修

開府儀同三司柱國錄國事書丞兼修國史直學士都總裁臣 朕奉

孔子稱小道必有可觀醫卜是已醫以濟天札卜以決猶豫皆有補於國有惠於民前史錄而不遺故傳

直魯古吐谷渾人初太祖破吐谷渾一騎士棄橐反射不中而去及追兵開橐視之中得一嬰兒即直魯古也因所俘者問其故乃知射橐者嬰之父也世善醫雖馬上視疾亦知標本意不欲子為人所殺之耳由是進於太祖淳欽皇后收養之長亦能醫專事鍼灸太宗時以太醫給

侍嘗撰脉諸鍼灸書行于世年九十卒

王白異州人明天文善卜筮晉司天少監太宗入汴得之
應曆十九年王子只沒以事下獄其母求卜白曰此人當
王未能殺也母過憂景宗即位釋其罪封寧王竟如其言
凡決禍福多此類保寧中歷彰武興國二軍節度使撰百
中歌行于世

魏璘不知何郡人以下名世太宗得于汴天祿元年上命
馳馬較遲疾以爲勝負問王白及璘孰勝白奏曰赤者勝
璘曰臣所見驄馬當勝既馳竟如璘言上異而問之白曰
今日火王故知赤者勝璘曰不然火雖王而上有煙以煙

察之青者必勝上嘉之五年察割謀逆私卜于璘璘始卜
謂曰大王之數得一日矣宜慎之及亂果敗應曆中周兵
犯燕上以勝敗問璘璘曰周姓柴也燕分火也柴入火必
焚其言果驗璘嘗爲太平王罽撒葛卜僭立事上聞之免
死流烏古部一日節度使召璘適有獻雙鯉者戲曰君卜
此魚何時得食璘良久答曰公與僕不出今日有不測禍
奚暇食魚亟命烹之未及食寇至俱遇害

耶律敵魯字撒不挽其先本五院之族始置宮分隸焉敵
魯精于醫察形色即知病原雖不診候有十全功統和初
爲大丞相韓德讓所薦官至節度使初樞密使耶律斜軫

妻有沈痾易數醫不能治敵魯視之曰心有畜熱非藥石所及當以意療因其聵聵之使狂用泄其毒則可於是令大擊鉦鼓於前翌日果狂叫呼怒罵力極而止遂愈治法多此類人莫能測年八十卒

耶律乙不哥字習撫六院郎君襲古直之後幼好學尤長於卜筮不樂仕進嘗爲人擇葬地曰後三日有牛乘人逐牛過者即啓土至期果一人負乳犢引牯牛而過其人曰所謂牛乘人者此也遂啓土既葬吉凶盡如其言又爲失鷹者占曰鷹在汝家東北三十里灤西榆上往求之果得當時占候無不驗

論曰方技術者也苟精其業而不畔于道君子必取焉直魯古王白耶律敵魯無大得失錄之宜矣魏璘爲察割卜謀逆爲菴撒葛卜僭立罪在不貴雖有寸長亦奚足取哉存而弗削爲來者戒

列傳第三十八

伶官傳第三十九

遼史一百九

開府儀同三司權國錄軍國書事書右丞相兼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

勅修

伶官之微者也五代史列鏡新磨於傳是必有所取矣
之伶官當時固多然能因恢諧示諫以消未形之亂惟羅
衣輕耳孔子曰君子不以人廢言是宜傳

羅衣輕不知其鄉里滑稽通變一時諧謔多所規諷與宗
敗於李元昊也單騎突出幾不得脫先是元昊獲遼人輒
割其鼻有奔北者惟恐追及故羅衣輕止之曰且觀鼻在
否上怒以毳索繫帳後將殺之太子笑曰打諢底不是黃

幡綽羅衣輕應聲曰行兵底亦不是唐太宗上聞而釋之
上嘗與太弟重元狎昵宴酣許以千秋萬歲後傳位重元
喜甚驕縱不法又因雙陸賭以居民城邑帝屢不競前後
已償數城重元既恃梁孝王之寵又多鄭叔段之過朝臣
無敢言者道路以目一日復博羅衣輕指其局曰雙陸休
癡和你都輸去也帝始悟不復戲清寧間以疾卒

宦官

周禮寺人掌中門之禁至巷伯詩列于雅勃貂功著于晉
雖忠於所事而非其職矣漢唐中世竊權蠹政有不忍言
者是皆寵遇之過遼宦者二人其賢不肖皆可為後世鑑

故傳焉

王繼恩棣州人睿知皇后南征繼恩被俘初皇后以公私
所獲十歲已下兒容貌可觀者近百人載赴涼陘並使閹
為豎繼恩在焉聰慧通書及遼語擢內謁者內侍左廂押
班聖宗親政累遷尚衣庫使左承宣監門衛大將軍靈州
觀察使內庫都提點繼恩好清談不喜權利每得賜齎帝
書至萬卷載以自隨誦讀不倦每宋使來聘繼恩多充宣
賜使後不知所終

趙安仁字小喜深州樂壽人自幼被俘統和中為黃門令
秦晉國王府祗候王薨授內侍省押班御院通進開泰八

年與李勝哥諱奔南土為游兵所擒初仁德皇后與欽哀
有隙欽哀密令安仁伺皇后動靜無不知者仁德皇后威
權既重安仁懼禍復謀亡歸仁德欲誅之欽哀以言營救
聖宗曰小喜言父母兄弟俱在南朝每一念神魂墮越今
為思親冒死而亡亦孝子用心寔可憐憫赦之重熙初欽
哀攝政欲廢帝立少子重元帝與安仁謀遷太后慶州守
陵授安仁左承宣監門衛大將軍充契丹漢人渤海內侍
都知兼都提點會上思太后親馭奉迎太后責曰汝負萬
死我嘗營救不望汝報何為離間我母子耶安仁無答後
不知所終

論曰名器所以礪天下非賢而有功則不可授况宦者乎
繼恩為內謁者安仁為黃門令似矣何至溺於私愛而授
以觀察使大將軍耶易曰負且乘致寇至此安仁所以不
克有終繼恩幸而免歟

列傳第三十九

姦臣傳第四十

遼史一百一十

開府儀同三司柱國錄軍國事書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 脫脫 奉

勅修

春秋褒貶善惡並書示勸懲也故遷固傳佞幸酷吏歐陽脩則并姦臣錄之將俾為君者知所鑒為臣者知所戒此天地聖賢之心國家安危之機治亂之原也遼自耶律乙辛而下姦臣十人其敗國皆足以為戒故列于傳

耶律乙辛字胡觀衮五院部人父迭刺家貧服用不給部人號窮迭刺初乙辛母方娠夜夢羊搏殺羊按其角尾既寤占之術者曰此吉兆也羊去角尾為王字汝後有子當

王及乙辛生適在路無水以浴迴車破轍忽見湧泉迭刺
自以得子欲酒以慶聞酒香于草棘間得一盞因祭東焉
乙辛幼慧黠嘗牧羊至日是迭刺覘之乙辛熟寢迭刺觸
之覺乙辛怒曰何遽驚我適夢人手執日月以食我我已
食月啗日方半而覺惜不盡食之迭刺自是不令牧羊及
長羨風儀外和內狡重熙中為文班吏掌太保印陪從入
宮皇后見乙辛詳雅如素宦令補筆硯吏帝亦愛之累遷
護衛太保道宗即位以乙辛先朝任使賜漢人戶四十同
知點檢司事常召決疑議陞北院同知歷樞密副使清寧
五年為南院樞密改知北院封趙王九年耶律仁先為

南院樞密使時駙馬都尉蕭胡覩與重元黨惡仁先在朝
奏曰仁先可任西北路招討使帝將從之乙辛奏曰臣新
參國政未知治體仁先乃先帝舊臣不可遽離朝廷帝然
之重元亂平拜北院樞密使進王魏賜匡時翊聖竭忠平
亂功臣咸雍五年加守太師詔四方有軍旅許以便宜從
事勢震中外門下饋賂不絕凡阿順者蒙薦擢忠直者被
斥竄大康元年皇太子始預朝政法度修明乙辛不得逞
謀以事誣皇后既死乙辛不自安又欲害太子乘間入
奏曰帝與后如天地並位中宮豈可曠盛稱其黨駙馬都
尉蕭霞抹之妹美而賢上信之納于宮尋冊為皇后時護

衛蕭忽古知乙辛姦狀伏橋下欲殺之俄暴雨壞橋謀不遂林牙蕭巖壽劾奏曰乙辛自皇太子預政內懷疑懼又與宰相張孝傑相附會恐有異圖不可使居要地出爲中京留守乙辛泣謂人曰乙辛無過因讒見出其黨蕭震抹輩以其言聞於上上海之無何出蕭巖壽爲順義軍節度使詔近臣議召乙辛事其面官屬無敢言者耶律撒刺曰初以蕭巖壽奏出乙辛若所言不當宜坐以罪若當則不可復召累諫不從乃復召爲北院樞密使時皇太子以母后之故憂見顏色乙辛黨欣躍相慶讒謗沸騰忠良之士斥逐殆盡乙辛因乙辛之言夜召蕭得裏特謀搆太子

令護衛太保耶律撒刺誣告耶律撒刺等同謀立皇太子詔按無迹而罷又命牌印郎君蕭訛都幹詣上誣首耶律查刺前告耶律撒刺等事皆實臣亦與其謀本欲殺乙辛等而立太子臣等若不言恐事白連坐詔使鞠劾乙辛迫令具伏上怒命誅撒刺及速撒等乙辛恐帝疑引數人庭詰各令荷重校繩繫其頸不能出氣人人不堪其酷惟求速死反奏曰別無異辭時方暑尸不得瘞以至地臭乃囚皇太子於上京監衛者皆其黨尋遣蕭達魯古撒把害太子乙辛黨大喜聚飲數日上京留守蕭撻得以及卒聞上哀悼欲召其妻乙辛陰遣人殺之以滅其口五年正月上將

出獵乙辛奏留皇孫上欲從之同知點檢蕭元納諫曰陛下若從乙辛留皇孫皇孫尚幼左右無人願留臣保護以防不測遂與皇孫俱行由是上始疑乙辛頗知其姦會北幸將次黑山之平淀上適見扈從官屬多隨乙辛後惡之出乙辛知南院大王事及例削一字王爵改王混同意稍自安及赴闕入謝帝即日遣還改知興中府事七年冬坐以禁物鬻入外國下有司議法當死乙辛黨耶律燕哥獨奏當入八議得減死論擊以鐵骨彘幽於來州後謀奔宋及私藏兵甲事覺縊殺之乾統二年發塚戮其屍

張孝傑建州永霸縣人家貧好學重熙二十四年擢進士

第一清寧間累遷樞密直學士咸雍初坐誤奏事出為惠州刺史俄召復舊職兼知戶部司事三年參知政事同知樞密院事工部侍郎八年封陳國公上以孝傑勤幹數問以事為北府宰相漢人貴幸無比大康元年賜國姓明年秋獵帝一日射鹿三十燕從官酒酣命賦雲上于天詩詔孝傑坐御榻旁上誦黍離詩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孝傑奏曰今天下太平陛下何憂當有四海陛下何求帝大悅三年群臣侍燕上曰先帝用仁先化葛以賢智也朕有孝傑乙辛不在仁先化葛下誠為得人歡飲至夜乃罷是年夏乙辛請皇太子孝傑同力相濟及乙

辛受詔按皇太子黨人誣害忠良孝傑之謀居多乙辛薦
孝傑忠於社稷帝謂孝傑可比狄仁傑賜名仁傑乃許放
海東青鵠六年既出乙辛上亦悟孝傑姦佞尋出爲武定
軍節度使坐私販廣濟湖鹽及擅改詔旨削爵貶安肅州
數年乃歸大安中死於鄉乾統初剖棺戮屍以族產分賜
臣下孝傑久在相位 貨無厭時與親戚會飲嘗曰無百
萬兩黃金不足爲宰相家初孝傑及第詣佛寺忽迅風吹
孝傑幞頭與浮圖瓦墜地而碎有老僧曰此人必驟貴然
亦不得其死竟如其言

耶律燕哥字善寧丞相房之後四世祖鐸穩太祖異母弟

父曰器是斯官至太師燕哥狡佞而敏清寧間爲左護衛
太保大正初轉北面林牙初耶律乙辛自中京留守復爲
樞密使以燕哥爲耳目凡聞見必以告乙辛愛而薦之帝
亦以爲賢拜左夷離畢及皇太子被誣帝遣燕哥往訊之
太子謂燕哥曰帝惟我一子今爲儲嗣復何求敢爲此事
公與我爲昆弟行當念無辜達意於帝禱之甚懇蕭十三
聞之謂燕哥曰宜以太子言易爲伏狀燕哥領之盡如所
教以奏及太子被逐乙辛殺害忠良多燕哥之謀爲契丹
行宮都部署五年夏拜南府宰相遷惕隱大安三年爲西
京留守致仕壽隆初以疾卒

蕭十三茂古乃部人父鐸魯幹歷官節度使十三辨黠善揣摩人意清寧間以年勞遷護衛太保大康初耶律乙辛復入樞府益橫恣時十三出入乙辛家以朝臣不附者輒使出之十三由宿衛遷殿前副點檢三年夏護衛蕭忽古等謀殺乙辛事覺下獄十三謂乙辛曰今太子猶在臣民屬心大王素無根柢之助復有誣皇后之怨若太子立王置身何地宜熟計之乙辛曰吾憂此久矣是夜召蕭得裏特謀所以構太子事十三計既行尋遷殿前都點檢兼同知樞密院事復令蕭訛都幹等誣首耶律查剌前告耶律撒剌等事皆實詔究其事太子不服別遣夷离畢耶律燕

哥問太子太子具陳所以見誣之狀十三聞之謂燕哥曰如此奏則大事去矣當易其辭爲伏款燕哥入如十三言奏之上大怒廢太子太子將出曰我何罪至是十三叱令登車遣衛卒闔重門是年遷北院樞密副使復陳陰害太子計乙辛從之及乙辛出知南院大王事亦出十三爲保州統軍使卒乾統間剖棺戮屍二子的里得念經皆伏誅

姦臣傳第四十一

遼史百十一

明府儀司三司柱國驍軍國重事忠宣公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奉

勅修

蕭余里也字訛都稅國舅阿刺次子便佞滑稽善女工重
熙間以外戚進清寧初補祗候郎君尚鄭國公主拜駙馬
都尉累遷南面林牙以父阿刺為蕭革所譖出余里也為
奉先軍節度使十年冬召為北面林牙咸雍中會有告余
里也與族人朮哲謀害耶律乙辛按無狀出為寧遠軍節
度使自後余里也揣乙辛意傾心事之薦為國舅詳穩大
康初封遼西郡王時乙辛擅恣凡不附已者出之乃引余

里也為北府宰相兼知契丹行宮都部署事及乙辛謀誦皇太子余里也多助成之遂知北院樞密事賜推誠協贊功臣以女姪妻乙辛子綏也恃勢橫肆至有無君之語朝野側目帝出乙辛知南院大王事坐與乙辛黨以天平軍節度使歸第尋拜西北路招討使以母憂去官卒

耶律合魯字胡都董六院舍利裏古直之後柔佞喜苟合仕清寧初時乙辛引用群小合魯附之遂見委任俄擢南面林牙乙辛譖皇太子殺忠直合魯多預其謀弟吾也亦黨乙辛時號二賊乙辛薦為北院大王卒吾也亦至南院大王

蕭得裏特進輦洼可汗宮分人善阿意順色清寧初乙辛用事甚見引用累遷北面林牙同知北院宣徽使事及皇太子廢遣得裏特監送上京得裏特促其行不令下車起居飲食數加陵海至則築圍堵囚之大康中遷西南招討使歷順義軍節度使轉國舅詳穩壽隆五年坐怨望以老免死闔門籍興聖宮殿西北統軍司卒二子得末訛里乾統間以父與乙辛謀伏誅

蕭訛都幹國舅少父房之後咸雍中補牌印郎君大康三年樞密使乙辛陰懷逆謀乃令護衛太保耶律查剌誣告耶律撒剌等廢立事詔按無狀皆補外頃之訛都幹希乙

辛意欲實其事與耶律塔不也等人闕誣首耶律撒剌等謀害乙辛欲立皇太子事臣亦預謀今不自言恐事泄連坐帝果怒徙皇太子于上京訛都幹尚皇女趙國公主爲駙馬都尉後與乙辛議不合御之復以車服僭擬人主被誅訛都幹臨刑語人曰前告耶律撒剌事皆乙辛教我恐事彰殺我以滅口耳

蕭達魯古遥輦嘲古可汗宮分人性姦險清寧間乙辛爲樞密使竊權用事陰懷逆謀達魯古北附之遂見獎授稍遷至旗鼓拽刺詳穩乙辛欲害太子以達魯古兇果可使遣與近侍直長撒把詣上京同留守蕭撻得夜引力士至

囚室給以有赦召太子出殺之函其首以歸詐云疾薨以達魯古爲國舅詳穩達魯古恐殺太子事白出入常佩刀有急召即欲自殺乾統間詔樞密使耶律阿思大索乙辛黨人達魯古以賂獲免後以疾卒

耶律塔不也仲父房之後以善擊鞠幸於上凡馳騁鞠不離杖咸雍初補抵候郎君與耶律乙辛善故内外畏之及太子被譖按無迹塔不也附乙辛欲實其誣與訛都幹等密奏太子謀亂事本實臣不首恐事覺連坐帝信之廢太子改延慶宮副使壽隆元年爲行宮都部署天祚嗣位以塔不也黨乙辛出爲特免部節度使及樞密使耶律阿思

大索乙辛舊黨塔不也以賂獲免徙敵烈部節度使復為
敦睦宮使天慶元年出為西北路招討使以疾卒

蕭圖古辭字何寧褚特部人仕重熙中以能稱累遷左中
丞清寧初歷北面林牙改北院樞密副使辨敏善伺顏色

應對合上意皇太后嘗曰有大事非耶律化哥蕭圖古辭
不能決眷遇日隆知北院樞密使事六年出知黃龍府八

年拜南府宰相頃之為北院樞密使詔許便宜從事為人
姦佞有餘好聚斂專懷廢更法度為樞密數月所薦引多

為重元黨與由是免為庶人後没入興聖宮卒
論曰流共工孔子誅少正卯治姦之法嚴矣後世不是

之察反以為忠而信任之

至於流毒宗社而未已道宗

之於乙辛是也當其留仁

討重元若真為國計者不知

包藏禍心待時而發其口

專權又得孝傑燕哥十三為

之腹心故肆惡而無忌憚

如誣皇后又殺太子及其妃其

禍之酷良可悲哉嗚呼君之

所親莫皇后太子若也姦臣

殺之而不知群臣言之而不

悟一時忠讜廢戮幾盡雖黑

山親見官屬之盛僅削一字

主號至私藏甲兵然後誅之

吁乙辛之罪固非一死可謝

天下抑亦道宗不明無斷有

以養成之也如蕭余里也輩

志君黨惡以號食富貴雖幸而

死諸牖下其得免於遺臭之

處可哉

列傳第四十一

列傳第四十二 逆臣上 遼史百十二

開府儀同三司柱國錄軍國重事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賡

勅修

易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貴賤位而後君臣之分定君臣之分定而後天地和天地和而後萬化成五帝三王之治用此道也三代而降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作春秋以寓王法誅死者於前懼生者於後其慮深遠矣歐陽脩作唐書創逆臣傳蓋亦春秋之意也遼叛逆之臣二十有二迹其事則又有其焉者然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列于傳所以公天下之貶以示

夫戒云

轄底字涅烈哀肅祖孫夷离董怛刺之子幼黠而辯時險
佞者多附之遙輦痕德董可汗特異母兄菴古只為迭刺
部夷离董故事為夷离董者得行再生禮菴古只方就帳
易服轄底遂取紅袍貂蟬冠乘白馬而出乃令黨人大呼
曰夷离董出矣衆皆羅拜因行柴冊禮自立為夷离董與
于越耶律釋魯同知國政及釋魯遇害轄底懼人圖已挈
其二子迭里特剌刮奔渤海偽為失明後因毬馬之會與
二子奪良馬奔歸國益為姦惡常以巧辭獲免太祖狩即
位讓轄底轄底曰皇帝聖人由天所命臣豈敢當太祖命

為于越及自將伐西南諸部轄底誘刺葛等亂不從者殺
之車駕還至赤水城轄底懼與刺葛俱北走至榆河為追
兵所獲太祖問曰朕初即位嘗以國讓叔父辭之今反欲
立吾弟何也轄底對曰始臣不知天子之貴及陛下即位
衛從甚嚴與凡庶不同臣嘗奏事心動始有窺覷之意度
陛下英武必不可取諸弟懦弱得則易圖也事若成豈容
諸弟乎太祖謂諸弟曰汝輩乃從斯人之言耶迭刺曰謀
大事者須用如此人事成亦必去之轄底不復對因數月
縊殺之將刑太祖謂曰叔父罪當死朕不敢故事有使國
者宜悉言之轄底曰迭刺部人衆勢強故多為亂宜分為

二以弱其勢子迭里特

迭里特字海隣有膂力善馳射馬躡不仆尤神于醫視人疾若隔紗覩物莫不悉見太祖在潛已加眷遇及即位拜迭剌部夷离董太祖嘗思鹿醢解醒以山林所有問能取者迭里特曰臣能得之乘內廐馬逐鹿射其一欲復射其跌而斃迭里特躍而前弓猶不弛復獲其一帝歡甚曰吾弟萬人敵會帝患心痛召迭里特視之迭里特曰膏肓有瘀血如彈丸然藥不能及必鍼而後愈帝從之嘔出瘀血痛止帝以其親每加賜賚然知其為人未嘗任以職後從刺葛亂與其父轄底俱縊殺之

察割字歐辛明王安端之子善騎射貌恭而心狡人以為懦太祖曰此兇頑非懦也其父安端嘗使奏事太祖謂近侍曰此子目若風駝面有反相朕若獨居無令入明世宗即位于鎮陽安端聞之欲持兩端察割曰太弟忌刻若果真豈容我輩永康王寬厚且與劉哥相善宜往與計安端即與劉哥謀歸世宗及和議成以功封泰寧王會安端為西南面大詳穩察割佯為父惡陰遣人白於帝即召之既至上前泣訴不勝哀帝憫之使領女石烈軍出入禁中數被恩遇帝每出猶察割託手疾不操弓矢但執鍊鎚馳走屢以家之細事聞於上上以為誠察割以諸族屬雜處不

克以逞漸徙廬帳迫於行宮右皮室詳穩耶律屋質察其
姦邪表列其狀帝不信以表示察害察割稱屋質疾已哽
咽流涕帝曰朕固知無此何至泣耶察割時出怨言屋質
曰汝雖無是心因我過疑汝勿爲非義可也他日屋質又
請於帝帝曰察割捨父事我可保無他屋質曰察割於父
既不孝於君安能忠帝不納天祿五年七月帝幸太液谷
留飲三日察割謀亂不果帝伐周至詳古山太后與帝祭
文獻皇帝于行宮群臣皆醉察割歸見壽安王邀與語王
弗從察割以謀告耶律益都益都從之是夕同率兵入絃
太后及帝因僭位號百官不從者執其家屬至夜闕內府

物見碼磁盤曰此希世寶今爲我有託于其妻妻曰壽安
王屋質在吾屬無噍類此物何益察割曰壽安年幼屋質
不過引數奴詰旦來朝固不足憂其黨類斯報壽安屋質
以兵圍于外察割尋遣人弒皇后於柩前倉惶出陣壽安
遣人諭曰汝等旣行弒逆復將若何有夷裔董劃者委兵
歸壽安王餘衆望之徐徐而往察割知其不濟乃擊登聞
家屬執弓矢脅曰無過殺此曹爾叱令速出時林牙耶律
敵獵亦在繫中進曰不有所廢壽安王何以與藉此爲辭
猶可以免察割曰誠如公言誰當使者敵獵請與奄撒葛
同往說之察割從其計壽安王復令敵獵誘察割齎殺之

諸子皆伏誅

婁國字勉辛文獻皇帝之子天祿五年遙授武定軍節度使及察割作亂穆宗與屋質從林牙敵獵計誘而出之婁國手刃察割改南京留守穆宗沉湎不恤政事婁國有覬覦之心誘敵獵及群不逞謀逆事覺按問不服帝曰朕為壽安王時卿數以此事說我今日豈有虛乎婁國不能對及餘黨盡服遂縊於可汗州西谷詔有司擇絕後之地以葬重元小字李吉只聖宗次子材勇絕人眉目秀朗寡言笑人均王而畏太平三年封秦國王聖宗崩欽哀皇后稱制密謀立重元重元以所謀白於上上益重之封為皇太弟

北院樞密使南京留守知元帥府事重元處戎職未嘗離輦下先是契丹人犯法例須漢人禁勘受枉者多重元奏請五京各置契丹警巡使詔從之賜以金券誓書道宗即位冊為白手太叔免拜不名為天下兵馬大元帥復賜金券四頂帽二色袍尊寵所未有清寧九年車駕獵灤水以其子涅魯古素謀與同黨陳國王陳六知北院樞密事蕭胡覩等凡四百餘人誘脅弩手軍陣于帷宮外將戰其黨多悔過効順各自奔潰重元既知失計北走大漠歎曰涅魯古使我至此遂自殺先是重元將舉兵帳前兩赤如血識者謂敗亡之兆子涅魯古

遼傳四十一
五
涅魯古小字耶魯縮性陰狠興宗一見謂曰此子目有反
相重熙十一年封安定郡王十七年進王楚爲惕隱清寧
二年出爲武定軍節度使七年知南院樞密使事詠其父
重元詐病疾車駕臨問因行弒逆九年秋獵帝用耶律良
之計遣人急召涅魯古涅魯古以事泄遽擁兵犯行宮南
院樞密使許王仁先等率宿衛士討之涅魯古躍馬突出
爲近侍詳穩渤海阿廝護衛蘇射殺之

滑哥字斯懶隋國王釋魯之子性陰險初弒其父妾懼事
彰與剌蕭臺西等共害其父歸咎臺西滑哥獲免太祖即
位務廣恩施雖知滑哥兇逆然示含忍授以惕隱六年滑
哥預諸弟之亂事平群臣議其罪皆謂滑哥不可釋於是
與其子痕只俱陵遲而死勅軍士恣取其產帝曰滑哥不
畏上天反君弒父其惡不可言諸弟作亂皆此人教之也

列傳第四十二

列傳第四十三 逆臣中 遼史百十三

開府儀同三司柱國錄軍國事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

勅修

蕭翰一名敵烈字寒真宰相敵魯之子天贊初唐兵圍鎮
州節度使張文禮遣使告急翰受詔與康末怛往救克之
殺其將李嗣昭拔石城會同初領漢軍侍衛八年伐晉敗
晉將杜重威追至望都翰奏曰可令軍下馬而射帝從其
言軍士步進敵人持短兵猝至我軍失利帝悔之曰此吾
用言之過至此及從駕入汴為宣武軍節度使會帝崩藥
城世宗即位翰聞之委事於李從敏徑趨行在是年秋世

宗與皇太后相拒於潢河橫渡和議未定太后問翰曰汝何怨而叛對曰臣母無罪太后殺之以此不能無憾初耶律屋質以附太后被囚翰聞而快之即因所謂曰汝嘗言我輩不及今在狴犴何也對曰第願公不至如此翰默然天祿二年尚帝妹阿不里後與天德謀反下獄復結惕隱劉哥及其弟盆都亂耶律石剌告屋質屋質遽入奏之翰等不伏帝不欲發其事屋質固諍以爲不可乃詔屋質鞫案翰伏辜帝竟釋之復與公主以書結明王安端反屋質得其書以奏翰伏誅

牒蠟字述蘭六院夷离董蒲古只之後天顯中爲中臺省

右相會同二年與趙思溫持節冊晉帝及我師伐晉至澤沱河降晉將杜重威牒蠟功居多大同元年平相州之叛斬首數萬級世宗即位遣使馳報仍命牒蠟執偏將朮者以來其使誤入朮者營朮者得詔反誘牒蠟執送太后牒蠟亡歸世宗和約旣成封燕王爲南京留守天祿五年察割弒逆牒蠟方醉其妻扶入察割之幕因從之明日壽安王討亂凡脅從者皆棄兵降牒蠟不降陵遲而死妻子皆誅

朗字歐新季父房菴古只之孫性輕佻多力人呼爲虎斯天顯間以材勇進每戰輒克由是得名會同九年太宗入

遼傳四十三
汴命知澶淵控扼河渡天祿元年燕趙已南皆應劉知遠
朗與汴守蕭翰棄城歸闕先是朗祖菴谷只爲其弟轄底
詐取夷裔董自是族中無任六院職事者世宗不悉其事
以朗爲六院大主及察割作亂遣人報朗曰事成矣朗遣
詳穩蕭胡里以所部軍往命曰當持兩端助其勝者穆宗
即位伏誅籍其家屬

劉哥字明隱太祖兄寅底石之子幼驕狠好凌侮人長益
兇狡太宗惡之使守邊徼累遷西南邊大詳穩會同十年
叔父安端從帝伐平以疾先歸與劉哥鄰居世宗立於軍
中安端議所往劉哥首建附世宗之策以本部兵助之時

太后命皇太弟李胡率兵而南劉哥安端遇於泰德泉既
接戰安端墜馬王子天德馳至欲以鎗刺之劉哥以身衛
安端射天德貫甲不及虜安端得馬復戰大弟兵敗劉哥
與安端朝于行在及和議成太后問劉哥曰汝何怨而叛
對曰臣父無罪太后殺之以此怨耳事平以功爲惕隱天
祿中與其弟益都王子天德侍衛蕭翰謀反耶律石剌發
其事劉哥以飾辭免後請帝博欲因進酒弑逆帝覺之不
果被囚一日召劉哥鎖項以博帝問汝實反耶劉哥誓曰
臣若有反心必生千頂疽死遂貫之耶律屋質固諍以爲
罪在不赦上命屋質按之具服詔免死流烏古部果以千

頂疽死弟盆都

盆都殘忍多力膚若蛇皮元祿初以族屬為皮室詳穩二年與兄劉哥謀反免死使於轄戛斯國既還復預察割之亂陵遲而死異母弟二人化葛里奚寨應曆初無職任以族子甚見優禮三年或告化葛里奚寨與衛王寃謀逆下獄飾辭獲免四年春復謀反伏誅

海思字鐸袞隋國王釋魯之庶子機警口辨會同五年詔宋直言時海思年十八衣羊裘乘牛詣闕有司問曰汝何故來對曰應詔言事苟不以貧稚見遺亦可備直言之選有司以聞會帝將出獵使謂曰俟吾還則見之海思曰臣

以陛下急於求賢是以來耳今反緩於獵請從此歸帝聞即召見賜坐問以治道命明王安端與耶律頗德試之數日安端等奏曰海思之材臣等所不及帝召海思問曰與空言者何知今也對曰安端言無收檢若空車走險以頗德如着靴行曠野射鴉帝大笑擢宣徽使屢任以事帝知其貧以金器賜之海思即散于親友後從帝伐晉有功世宗即位於軍中皇太后以兵逆於潢河橫渡太后遣耶律屋質責世宗自立屋質至帝前諭旨不屈世宗遣海思對亦不遜且命之曰汝見屋質勿懼海思見太后還不稱旨既和領太后諸局事穆宗即位與冀王敵烈謀反死獄中

敵獵字烏輦六院夷离董朮不魯之子少多詐世宗即位
為群牧都林牙察割謀亂官僚多被囚繫及壽安王與耶
律屋質率兵來討諸黨以次引去察割度事不成即詣囚
所持弓矢脅曰悉殺此曹敵獵准曰殺何益於事竊料屋
質將立壽安王故為此舉且壽安未必知若遣人藉此為
辭庶可免察割曰如公言誰可使者敵獵曰大王若不疑
敵獵請與奄撒葛同往說之察割遣之壽安王用敵獵計
誘殺察割凡被脅之人無一被害者皆敵獵之力亂既平
帝嘉賞然未顯用敵獵失望居常怏怏結群不逞陰懷不
軌應曆二年與其黨謀立婁國事覺陵遲死

蕭革小字滑哥字胡突董國舅房林牙和尚之子警悟多
定數大平初累遷官職游近習間以諛悅相比昵為流輩
所稱由是名達於上重熙初拜北面林牙十二年為北院
樞密副使帝嘗與近臣宴謂革曰朕知卿才故自拔擢卿
宜勉力革曰臣不才誤蒙聖知無以報萬一惟竭愚忠安
敢怠明年拜北府宰相十五年改同知北院樞密事革怙
寵專權同僚具位而已時夷离畢耶律義先知革姦佞因
侍燕言革所短用之將敗事帝不聽一日上令義先對革
怒擲義先酒酣曰臣備位大臣縱不能進忠去佞安能與
賊博乎革銜之佯言曰公相謔不既甚乎義先詬詈不已

帝怒皇后解之曰義先酒狂醒可治也翌日上詔革謂曰
義先無禮可痛繩之革曰義先之才豈迷聖監然天下皆
知忠直今以酒過為罪恐拂人望帝以革犯而不校眷遇
益厚其矯情媚上多此類拜南院樞密使詔班諸王上封
吳王改知北院進王鄭兼中書令帝大慚詔革曰大位不
可一日曠朕若弗寤宜即令燕趙國王嗣位清寧元年復
為南院樞密使更王突復徙北院與國舅蕭阿剌同掌朝
政董多私撓阿剌每裁正之由是有隙出阿剌為東京留
守會南郊阿剌以例赴闕帝訪群臣以時務阿剌陳利病
言甚激切革同帝意不悅因譖曰阿剌恃寵有慢上心非
謀陵遲殺之

臣子禮帝大怒繼阿剌于殿下後上知革姦計寵遇漸衰
八年致仕封鄭國王九年秋革以其子為重元壻革預其
列傳第四十三

遺傳學三

六



